

Winston S. Churchill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 王惠◎译



我的早年生活

——丘吉尔自传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我的早年生活

——丘吉尔自传

[英] 温斯顿·丘吉尔 著

王 惠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早年生活：丘吉尔自传 /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王惠译. —北京：中译出版社，2017.7

(中译名人传记)

ISBN 978-7-5001-5332-0

I. ①我… II. ①温…②王… III. ①丘吉尔 (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74-1965) - 自传 IV. ①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7111号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827, 68359101 (发行部); 53601537 (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8718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徐 静

封面设计 / 潘 峰

排 版 / 北京竹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270千字

版 次 / 2017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7年7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5332-0 定价：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温斯顿·丘吉尔自序

人们时常对我的早年生活和冒险经历众说纷纭，30年前我曾出版过关于亲身参与的几场战役的著述，也记录过某些特定的轶闻，因此，我觉得应当将这些内容糅合成为一个故事，以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我搜遍了记忆的匣子，并将我掌握的材料与相关事实进行了认真核对。这个故事跨越了25年，描述了我的孩提和学生时代、士官和少尉时期、战地记者以及年轻政治家的岁月和经历，在每一个时间段里，我都在尽力地展示与当时的年龄所相称的观点。倘若这些观点与当前普遍接受的我的观点相左的话，请读者将它视为我早年生活的一个阶段，除非上下文中有明确说明。

纵观全文，我描绘的是一个逝去时代的画卷，它的社会特征、政治基础、作战方法、年轻人的观点以及社会的价值格局如今都已面目全非，令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改变是在国内未发生任何暴力革命的前提下就卒然地发生了。然而，我不能佯装认为各个方面的上述变化都是向好的。我生于维多利亚时代，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似乎坚如磐石，国家在贸易和海洋领域的地位无与伦比，在实现宏图伟业的道路上蒸蒸日上，国民维护盛世大局的责任心也愈加强烈。在那个时代，大不列颠社会的中坚力量信心十足、

信念坚定。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教化世界如何运用高超的技艺治理国家，依靠科学的方法发展经济。他们胸有成竹地以为自己在海上的威力至高无上，相应地，国内也便会安定太平。因此，他们对强权下的安全深信不疑，对此也高枕无忧。这与时下这个充满焦虑和疑惑的时代大相径庭。友好的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会充分理解这些变化。

在我看来，新一代人可能喜爱阅读年轻人奋发向上的故事，于是，我怀着真挚的心尽可能言简意赅地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了下来。

在美国的新版本面世之际，我认为我应该对我的美国先祖们略述一二。我的母亲来自杰罗姆家族。1717年，蒂莫西·杰罗姆乘船从英国来到美国，之后在一个叫庞培的村子落下了脚，那里距离纽约的锡拉丘兹城不远，当时纽约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儿子塞缪尔以及他的4个孙子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加入了乔治·华盛顿的大陆军。杰罗姆家族的四五代人都在庞培村定居生活。19世纪早期，我的外祖父莱奥纳多·杰罗姆与他的弟弟拉瑞从普林斯顿学院毕业后，家境也变得殷实起来，于是他们搬到了罗切斯特，并在那里迎娶了霍尔斯家族的两位亲姊妹。他们在市区的黄金地段相邻建造了两栋小房屋，中间以小桥相连。外祖父的弟弟有4个儿子，外祖父有四个女儿，我的母亲排行第二，她是1854年在罗切斯特出生的。与此同时，这个家族在美国经济上升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于1856年迁至纽约。我的外祖父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建造了两幢楼宇，其中一幢即曼哈顿会所，另外一幢则是他的居所，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在罗切斯特期间，他创立了一份报纸，成为美国当时所谓的一无所知党¹的喉舌，

1 又称“美国本土党”或“美国党”，成立于1849年，该组织的成员发誓，如果被问到有关该组织的活动，言必称“一无所知”。该党的骨干成员都是本土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是美国本土居民的美国，因此美国各级政府须控制在本土出生的人手里。

直到现在，这份报纸依然在刊，这就是《罗切斯特民主纪事报》。我的外祖父在纽约进行了大手笔的投资，他购买了一些报纸的股权和房地产业务，到美国内战爆发时，尽管他从未染指过政治，但在整场战争中他都坚定地支持北军。除了手中经营的生意外，他还对体育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仪表堂堂，目光炯炯，鼻似鹰钩，髯须飘逸。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他的模样。适逢重要的场合，他习惯从纽约驾着六轮马车出行，他是一位技艺绝佳的车夫。此外，他还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赛马业之父，在美国旧有的赛马场上重建起来的杰罗姆公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创立了赛马会，并长期担任副总裁一职。当时，他还拥有一匹著名的比赛用马叫做肯塔基。他还参与创建了纽约音乐学院，推动了歌剧在美国的生根和发展，他与著名的瑞典歌唱家珍妮·林德和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帕蒂·阿德丽娜交情甚好，歌剧《卡门》最著名的女主角扮演者米妮·豪克小姐即出自他的门下。

普法战争爆发前，我的外祖母偕几个女儿前往巴黎。由于普鲁士军队的不断推进，他们被迫从巴黎辗转英国，在英国的那段时间里，她们交了不少朋友。1873年夏，我的母亲珍妮·杰罗姆小姐在去往英格兰考斯的途中邂逅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她是当时纽约、巴黎和伦敦社交圈里大名鼎鼎的最靓丽的女孩。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与她一见钟情，几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目录

温斯顿·丘吉尔自序 / 1

- 第一章 童年 / 001
- 第二章 哈罗公学 / 015
- 第三章 考试 / 024
- 第四章 桑德赫斯特 / 040
- 第五章 第4骠骑兵团 / 055
- 第六章 古巴 / 067
- 第七章 豪恩斯洛 / 079
- 第八章 印度 / 089
- 第九章 在班加罗尔发奋读书 / 096
- 第十章 马拉坎德野战军 / 108
- 第十一章 马蒙德山谷 / 119
- 第十二章 蒂拉赫远征 / 130
- 第十三章 基奇纳的刁难 / 141
- 第十四章 恩图曼战役前夕 / 149
- 第十五章 骑兵冲锋的切身感受 / 158

- 第十六章 退役 / 170
- 第十七章 奥尔德姆 / 187
- 第十八章 和布勒去开普 / 198
- 第十九章 装甲列车 / 206
- 第二十章 在狱中 / 222
- 第二十一章 越狱（一） / 229
- 第二十二章 越狱（二） / 243
- 第二十三章 重回军队 / 252
- 第二十四章 斯皮恩山战役 / 260
- 第二十五章 莱迪史密斯突围 / 268
- 第二十六章 在奥兰治自治邦 / 275
- 第二十七章 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 / 288
- 第二十八章 卡其大选 / 296
- 第二十九章 下议院 / 304

第一章 童年

人是从何时开始记事的呢？人的最初意识是从何时开始印入孩童脑海中的呢？这如同流光掠影，斑驳交错，难以捕捉。对我来说，爱尔兰是我记忆启航的地方。那里的一幕幕场景和一桩桩往事我都历历在目，有时我甚至还能依稀记起那里的一些人。我出生于1874年11月30日。1876年，我的祖父马尔博罗公爵被迪斯雷利首相¹任命为爱尔兰总督，于是，我跟随我的父亲来到爱尔兰，他担任祖父的秘书之职。1879年初，我离开了爱尔兰，这里收藏了我近3年的童年光景。在爱尔兰，我们住在一个叫“小府”的地方，那里距“总督府”仅几步之遥。对于那里的一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1878年，我的祖父——总督大人

1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国保守党领袖、三届内阁财政大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他在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也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

为郭富子爵¹雕像揭幕的那一幕情景：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我看到了身着猩红制服的骑兵，还有覆在雕塑上的亮棕色的提线盖布，只见年迈的公爵，我那令人敬畏的祖父铿锵有力地对着人群讲着话。我甚至还记得他当时讲的一些字句，他说：“他（郭富）以万炮齐发的声势一举粉碎了敌人的防线。”我很清楚他是在讲战争和打仗，我也明白“万炮齐发”的意思类似于凤凰公园里不时发出的黑衣士兵（步枪兵）的隆隆枪响，清晨我常被带来这个公园散步，所以我对这个词的意思有亲身体会。我想，这些就是我能讲清楚的最早的记忆。

还有一些事情在我的脑海里格外清晰。记得那一次，我们要去看童话剧，盼望已久的那个下午终于到来了，兴奋之情自不必说。我们乘车从总督府出发前往都柏林城堡，我想肯定还会有其他孩子也在那里。走进城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方形空地，上面铺着长方形的小石砖。然而天公不作美，开始下起了雨，那里常常阴雨连绵，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然后紧接着，我们就看见人们从城堡的门里涌了出来，场面一片混乱。后来，我们才知道童话剧泡汤了，因为剧院被烧毁了。剧院经理本人也已踪影全无，唯一能找到的关于他的蛛丝马迹就只剩下装在他兜里的一串钥匙。出于对愿望落空的安抚，我们被应允第二天再来一趟剧院，看看那里的废墟。我很想看一看剧院经理的那串钥匙，可是这个请求似乎并不受欢迎。

在爱尔兰期间，有一年我们拜访了艾莱花园，那是波塔灵顿勋爵的住所，家人让我叫他伯伯。虽然我在4岁或4岁半之后就再没有去过那里，但我对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有一座高耸的白色石塔，我们要坐很久的车才能到达。有人告诉我这座石塔曾被克伦威尔²炸毁过，我觉得肯定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夷为了平地，所以才成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1 郭富（Viscount Hugh Gough, 1779-1869），生于爱尔兰，1809年跟从威灵顿公爵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参加对拿破仑的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

2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吉利共和国护国主、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首领。曾逼迫英国君主退位，出任护国公。

我还记得，我的保姆艾福瑞斯特夫人非常害怕“芬尼亚兄弟会”¹这个组织。因此，在我看来，他们应该都是些邪恶之人，一旦得逞便会为所欲为，后果定是不堪设想。有一次，我正骑着我的驴在外游逛，突然看见黑压压的一长列队伍向我们走来，我们以为是芬尼亚兄弟会的坏人。尽管我现在可以肯定那是“来复枪团”（英国一个步枪旅）在拉练。可是搁在当时，我们都被吓坏了，尤其是我的那头驴，吓得蹄子胡乱蹬踢。慌乱之间，我从驴背上摔了下来，还摔出了脑震荡。这就是我与爱尔兰政治的第一次邂逅！

在凤凰公园里，有一幢被树木簇拥着的房子，里面似乎住着一位重要人物，我不确定他是爱尔兰布政司还是布政司副官。但至少我记得这幢房子里有一位名叫布克的先生，他送过我一面鼓，我已不记得他的模样，但依然记得这面鼓。两年后，我们回到了英格兰，听别人说，这位布克先生就在我们每天散步的凤凰公园里被芬尼亚兄弟会谋杀了。对于这件事，我周围的人都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我则暗自庆幸那天从驴背上摔下来时没有被芬尼亚兄弟会逮着。

就在我们居住的“小府”里，我第一次受到了来自“教育”的威胁。我被告知，将有一位“女家庭教师”来教我。我感到这位阴险的人物正在步步逼近。她到来的日期也已敲定。为了准备好这一天，艾福瑞斯特夫人拿来一本叫《悦读》的书。很显然，这书名在我身上并不适用。家人告诉我，在这位女老师到岗前，我必须能够乖乖阅读，保证不哭。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很辛苦地学习。我的保姆用笔指着字母一个个地教我，可我实在烦得要命。在我们的准备大业还未竟之时，致命的时刻就已降临，女家庭教师眼看就要登门了。重压之下，我做了一件很多被压迫人民在类似情形下会做的事——我逃进了树林，躲在偌大的灌木丛里，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森林，它们把“小府”紧紧地包围了起来。直到几个小时后，我这个

1 “芬尼亚兄弟会”，是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团体，致力于推翻英国人对爱尔兰的统治。该组织1858年在美国成立，起初的目标是占领被英国占领的加拿大，以其为交换条件换取爱尔兰的独立。

目标才被家人发现并移交给了女家庭教师。接下来，又开始了以苦作舟的日子，我们每天不光要识字母，还要认单词，更惨的是还得学数字。不管怎样，识字母还是必要的，当字母以特定的方式站好队后你就能认出它们组合起来的单词，而且这些单词都有着特定的读音，当别人给你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时，你也能把这些单词读出来，然而数字却完全不同，它们无章可循，杂乱地纠缠在一起，要达到完全的精确比登天还难。

每当它们纠缠在一起时你必须得说出答案，而女家庭教师显然非常重视答案的精准性，在她看来，非对即错，“差不多对”这样的答案是毫无用处的。有时候，这些数字还相互欠债：你得从别的数字身上借一个数或带一个数，之后还得有借有还。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给我的日常生活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它们夺去了一个孩子在托儿所或幼儿园里可能想做的所有趣事，甚至变本加厉地吞噬了他的闲暇时光，使他根本无暇顾及想做之事。它们成了他的烦恼源和心头草。最令人绝望抓狂的是“数字求和”，它让我如坠万丈深渊，它们似乎永无止境。一道求和题刚做完，紧接着总有下一道等着你。我好不容易设法解决掉一种伤脑筋的题型，旋即又有变了花样儿的题型汹涌而至。

我的母亲并不参与上述这些强加于我的教育过程，但她让我明白这些都是经过她首肯的，而且她和我的老师几乎就是一伙儿的。在爱尔兰时期，我对她的印象就是她身着紧身的骑马装，上面经常有一些泥点缀于其上，看上去锦上添花。她和父亲经常骑着他们的高头大马去打猎，若是有时他们其中一人晚了好几个时辰都还未见归影，家人就很提心吊胆了。

在我的眼里，母亲永远像童话里熠熠生辉的公主：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爱尔兰时，阿柏依子爵¹曾用这样的溢美之辞来描绘她，这令我至今都心怀感激。他写道：

……“我还清晰地记得初次看见她时的情景，那是在都柏林的总

1 阿柏依子爵（Edgar Vincent, 1st Viscount D'Abernon），曾任英国驻柏林大使。

督府。当时，她正站在入口靠左的一侧。一些英姿飒爽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个房间，总督先生站在房间另一头的讲台上。然而，人们的目光却并不在总督或其夫人身上，而是聚焦在一位身着暗装、窈窕优雅的人身上，她虽未站立在人群中，但她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她的气质与周围的人迥然相异，她是那么地美丽动人，脸上洋溢着热情。她的头发上佩戴着一颗星型钻石，不过，她喜欢的这件饰品在她明眸善睐的对比之下显得黯然失色。她眼神里透着猎豹般的机敏和勇敢，她的目光中闪耀着极富涵养的睿智。她的胆识毫不逊于其夫，她真不愧是伟大公爵后代的母亲。她的美丽动人，她的平易近人，她光彩照人，都让她颇受众人的青睐。她渴望为别人带来快乐，她热爱并享受生活的欢乐，她希望把愉悦的信念传递给每一个人，因此人们像众星拱月似地围绕在她的左右。”

在我这个孩童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同样是光彩夺目的。她就像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着我的天空。我对她爱而敬之，我们算不上很亲密。我最亲密的知心人是我保姆艾福瑞斯特夫人，是她一直在精心地照顾我，打理我的各种需求。我与她无话不谈，她是我童年和学生时代所有烦恼的回收站。她到我家之前，曾把一个叫艾拉的小女孩照管了12年，艾拉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她们一家住在坎伯兰¹。尽管我与“小艾拉”从未谋面，但她早已成为我幼年生活中的一个主要话题。我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知道她喜欢吃什么，知道她怎么做祈祷，知道她怎么淘气、怎么乖。我甚至还能在脑海里逼真地构想出艾拉的北国之家是什么模样。在艾福瑞斯特夫人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我特别喜欢肯特郡²。用她的话说，肯特郡就是“英格兰的花园”。她出生在肯特郡北部的查塔姆，并且颇以肯特郡为荣。在她眼中，任何一个郡都无法与肯特郡相媲美，更不用说任何一个国家均无法与英格兰相提并论了。比如爱尔兰，就远没有英格兰好。再比如法国，

1 坎伯兰（Cumberland）是英国的一个历史地区，位于英格兰的西北部。

2 肯特郡是英格兰的一个郡，位于伦敦东南。

她的评价就很差，有一次她来回地推着我在儿童车里走动时，我从她嘴里念叨的“香廐（香榭）丽舍”¹便可见一斑。肯特郡才是她的钟情之所。肯特郡的首府是梅德斯通，据说那里遍地长满了草莓、樱桃、覆盆子和李子。多么令人向往啊！我一直都很想住在肯特郡。

1900年冬，我到都柏林做一场关于布尔战争²的演讲期间重访了“小府”。在我清晰的记忆里，那是一栋矮而长的白色建筑，有绿色的百叶窗和走廊，周围有一片特拉法加广场大小的草坪，而且完全被森林环抱着，我原来以为从那里到总督府至少有一英里之遥。然而，当我重访故地时才惊奇地发现那片草坪仅有差不多60码³宽，而那片森林也不过就是个灌木丛，从我逗留的总督府到那里骑马一分钟即可到达。

我的下一扇记忆之门就是文特诺⁴。我很喜欢文特诺这个地方。艾福瑞斯特夫人的一个妹妹住在那里，她的妹夫是文特诺的一名监狱狱警，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近30载。自那以后的几年中，他曾带我到文特诺的野外徒步，我们走过那里的丘陵，也走过山泥滑坡的地段。他给我讲了监狱里的暴动以及他数次被罪犯袭击受伤的许多故事。我第一次到文特诺时，英国与南非的祖鲁人激战正酣⁵。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些祖鲁人的照片，他们肤色黝黑，浑身赤裸，很擅长巧妙地投掷一种叫“阿塞盖⁶”的长矛武器。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很多战士。不过从照片上看，似乎我们更占上风，他们牺牲的数量要远远超过我们。一提起祖鲁人，我的怒火就不打一处来，所以只要一听到他们被杀的消息就会有痛快人心之感。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这位狱警朋友可谓所见略同。似乎不久后，祖鲁人就被我们赶尽杀绝了，

1 是保姆对法国著名的“香榭丽舍”（法语为 Champs-Élysées）的解读，此处被她读作“Shams Elizzie”，其中“Sham”一词的英文含义为赝品、骗子等。

2 布尔战争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1902年。

3 1码约等于0.9米。

4 文特诺是英格兰的一个海滨度假小镇和民政教区。

5 祖鲁战争发生于1879年，是大英帝国与南非祖鲁王国之间的战争，终结了祖鲁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

6 阿塞盖（assegai），最原始的 assegai 是由传说中的祖鲁王沙卡在19世纪早期发明的。

因此这场战争也画上了句号，报纸上也不再刊载祖鲁人的照片，人们再也不必为他们发愁了。

有一天，我们外出走到了文特诺附近的山崖上，看见了一艘扬帆前行的华丽大船，离岸仅一两英里。有人说“那是一艘运兵船，上面拉的是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但也有可能是从印度回来的，我记不清楚了。¹就在那一刹那，突然间乌云密布，狂风四起，第一波风暴肆虐而来，我们一路狂颠儿地奔回家，幸好未被浇透。当我再到那处山崖上时，那艘扬帆的华丽船只已杳无踪影，眼前看到的是3根黑色桅杆朝着山崖的方向突兀地杵在水面上。她就是那艘“欧律狄克”号²吗？在这场狂飚中，她被彻底倾覆，沉入了海底，船上的300名士兵也跟着命丧黄泉。这些士兵们刚刚经历了与蛮族的殊死搏斗，眼看就要凯旋回家了，而如今却被淹死在水里喂了鱼。听说潜水员们到水下打捞尸骸时，看到他们可怜的尸体被鱼蚕食的情景都被吓晕了，这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天转晴后，我印象中好像看到一些尸体被小船徐徐地拖将上来。当时，山崖上很多观望的人面对此情此景都不约而同地脱帽致哀。

真是祸不单行。没过多久，在苏格兰又发生了“泰河大桥之难”³，当时也是一场大风暴正在肆虐，一列火车行驶至大桥桥上时，整座桥突然断裂坍塌，车内的乘客无一幸免。我推测一定是乘客没有办法及时从车厢窗户里钻出来。因为要想把车窗玻璃放下来需要拉开一条很长的带子，所以他们连一扇窗都打不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无一人幸免了。这激起了我的满腔怒火，政府是多么不负责任啊，他们本应将这样的豆腐渣工程摧毁掉，然而却酿成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惨剧。所以当人们说要投票把他们这帮佞慵堕懒、玩忽职守之徒赶下台去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1 事实上，那是一艘训练船。——作者注

2 欧律狄克号，是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该艘舰船于1878年3月6日从百慕大返程赴英国朴次茅斯港，于1878年3月24日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怀特岛遭遇严重暴风雪后倾覆并沉没。

3 泰河大桥之难，1879年12月28日发生在苏格兰。该大桥于1878年6月1日正式通车，通车后不久，维多利亚女王曾现场参观考察。

1880年，格莱斯顿¹将我们全家都倾巢撵走。他是个异常危险的人物，到处奔走煽动民众，让愤怒的选民投票反对保守党，于是我的祖父从爱尔兰总督的位置上被赶了下来。实际上，祖父对这个总督职位的兴趣远不及他之前在上一届政府中担任的枢密院议长一职，那时本杰明·迪斯雷利即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担任首相一职。我的祖父就任爱尔兰总督期间，为了改善当地老百姓的休闲娱乐生活，不惜自掏腰包，我的祖母也曾发起筹建了“饥荒基金”以改善民生。然而，我逐渐意识到，爱尔兰人就是一群忘恩负义之徒：他们对这些善意之举连道声“谢谢”都没有，就连“饥荒基金”他们都丝毫不以为然。我的祖父宁愿一直待在英格兰，住在自己在布伦海姆的家里，定期参加内阁会议。虽然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被格莱斯顿赶下了台，但祖父对他一直忠心耿耿。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格莱斯顿的头号大敌，大家都称他为“眩头儿”，然而，这一次“眩头儿”却被格莱斯顿彻底击溃。于是，我们也跟着沦为在野党，国家开始陷入了衰落。人们都说这个国家已经“江河日下”。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此时已病入膏肓，这真是雪上加霜。此前，他一直疾病缠身，再加上年事已高，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人们都曾说，要是他离开了，国家将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且再也没人能够阻止格莱斯顿对我们行恶了。所以，我那时天天都在焦虑地关注着他的病情，我一直确信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终将逝去，而这一天还是来了，我看到来来往往的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悲戚，因为就如同他们所言，一位深爱我们祖国的伟人、一位傲视劲敌俄国的强人却在激进派的恩将仇报中伤心地撒手人寰了。

我已描述过在“女家庭教师”的笼罩下，可怕的幽灵住进了我的世界。可是现在又一个更加凶险的威胁接踵而至：我得上学了。现在我已经7岁了，正是大人们张口就来的“7至8岁讨人嫌”的年纪。看样子这回我似乎要一连离开家几个礼拜了，要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习各门功课。学期已经开始了，但我得在学校待够7个礼拜才能回家过圣诞节。我之前听说

1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四度出任首相。

过诸多关于上学的事情，它确实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且这种印象也被实践检验过，生活中的这个重大变化让我既激动又焦虑。我想，虽然得上课，但能与许多男孩在一起也是很好玩的，而且我们可以交朋友，一同去探险。

有人跟说我过“学生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还有几个大人也说过，想当初，他们年轻上学时还是很受罪的：被人欺负不说，还食不果腹，每天早上都得把自己水壶里结的冰砸开才能喝水（这种事情我一辈子都未曾得见）。但今非昔比，现在的学校生活就是一种悠长的享受。男孩们都乐在其中。我听说亲戚家比我稍大一点的孩子得知放假要回家时都很难过。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也闭口不谈，只是咧着嘴笑。不管怎样，我是彻底孤立无援了。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在推着我缓缓前行。就像我来到这个世上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一样，把我送到学校亦未征求我的意见。

购买上学的物品倒是件有趣之事。购物单上写着至少要买14双袜子。艾福瑞斯特夫人觉得这很奢侈。她说爱护一些穿的话买10双就足矣。当然了，有备无患也是不错的，免得换不过来还得穿着湿袜，实在是太危险。

命运攸关的这一天降临了。母亲带我乘双座马车赶赴车站。她给了我3枚半克朗面值的硬币，而我不小心掉到了马车地板上，于是我们不得不赶紧在乱草丛中四下寻摸，差一点误了火车。如果那天真是没赶上的话，那就果真是世界末日了。好在我们最终还是坐上了那趟车，所以世界还在继续。

父母给我挑选的这所学校是英国最时髦、最昂贵的学校之一。它模仿伊顿公学，并致力于成为实力最强的公立学校，这也是其他同类学校的终极目标。这里的一个班仅有10个男生，学校里装有电灯（在当时可谓是一大奇观），有一个游泳池，有宽敞的足球场和板球场。每学期会组织2至3次的“探险”活动；老师们均身着硕士袍和学位帽。学校有一个附属的小教堂。校方不允许我们自带储物筐，所有物件均由学校提供。我和母